

时代的“大人物” · 古今互动版



胡雪岩

于东来 等 © 编著

APCTIME
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
安徽文艺出版社

胡雪岩



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安徽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胡雪岩 / 于东来 等 编著; —合肥: 安徽文艺出版社, 2010.11
(历史风云人物系列)

ISBN 978-7-5396-3533-0

I. ①胡… II. ④于… III. ①传记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0)第178195号

出版人: 唐 伽 丛书统筹: 岑 杰
责任编辑: 岑 杰 特约编辑: 王 玫
装帧设计: 浩典·南戈

出版发行: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www.press-mart.com

安徽文艺出版社 www.awpub.com

地 址: 合肥市翡翠路1118号 邮政编码: 230071

营 销 部: (0551) 3533889

印 刷: 北京楠萍印刷有限公司

开本: 770 × 1030 1/16 印张: 29.5 字数: 470千字

版次: 2011年1月第1版 2011年1月第1次印刷

定价: 49.80元

(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影响阅读, 请与印刷厂商联系调换)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

简介

胡雪岩 (1823—1885)，名光墉，字雪岩，著名徽商。初在杭州设银号，后入浙江巡抚幕，为清军筹运饷械，协助左宗棠创办福州船政局，在左宗棠调任陕甘总督后，主持上海采运局局务，为左宗棠大借外债，筹供军饷和订购军火。胡雪岩以杭州经营的钱庄为本业，又依仗湘军权势，在各省设立阜康银号 20 余处，并经营中药、典当、丝茶业务，操纵江浙商业，资金最高达二千万两以上。胡雪岩虽出身贫寒，却成为当时中国最大的巨商富贾，慈禧太后赐其黄袍马褂，被称为红顶商人。富可敌国的胡雪岩，最终却是倾家荡产，刚刚 62 岁就郁郁而终。但是他所创建的胡庆余堂以及他传奇的一生，却留给人们许许多多的思考。

大事年表

- 1823年 胡雪岩出生。
- 1837年 胡雪岩到钱庄当学徒。
- 1860年 胡雪岩的表叔过世，临终前，以“泰昌钱庄”赠之，乃自开“阜康钱庄”，并与官场中人往来，成为杭城一大商绅。
- 1861年 太平军包围杭州，胡雪岩协助浙江巡抚王有龄，由上海运军火粮米以接济杭州清军，但被太平军击退。杭州最终因乏粮陷落，王有龄自缢殉国。
- 1862年 左宗棠任浙江巡抚，清军克复杭州。胡雪岩投靠左宗棠，其作为给左宗棠留下了深刻印象，被委任为总管，主持全省钱粮、军饷。
- 1868年 胡雪岩协助左宗棠创办福州船政局，成为中国史上第一家新式造船厂。同年左宗棠调任陕甘总督，他在上海为左宗棠办理采运，筹饷以及订购军火，并代其向外国银行团借款，开中国政府商借洋债之先例。
- 1872年 胡雪岩的阜康钱庄支店达20多处，布及大江南北。胡雪岩出面举债，供应左宗棠西征新疆军费。
- 1877年 胡雪岩帮助左宗棠创建“兰州织呢总局”，这是中国近代史上最早的一所官办轻工企业。
- 1878年 胡雪岩成立“胡庆余堂”药号，正式营业。
- 1880年 胡庆余堂研制的“胡氏辟瘟丹”、“诸葛行军散”、“八宝红灵丹”等药品备受欢迎，其资本发展到二百八十万两银子，与北京的百年老字号同仁堂南北辉映，有“北有同仁堂，南有庆余堂”之称。
- 1881年 胡雪岩由于辅助左宗棠有功，被授予布政史衔（三品），赏穿黄马褂、官帽上可带二品红色顶戴，并总办“四省公库”，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红顶商人。
- 1882年 胡雪岩在上海开办蚕丝厂，耗银2000万两，企图垄断丝茧贸易，却引起外商联合抵制。
- 1883年 胡雪岩被迫贱卖蚕丝，损失1000万两白银，资金开始周转不灵，银庄遭挤兑。12月3日，京师阜康分号关闭。接着，镇江、宁波、杭州、福州、南京、汉口、长沙等分号亦相继闭歇。
- 1884年 胡雪岩被清廷革职抄家，负债累累，终于破产。无奈中胡雪岩被迫遣散姬妾仆人。
- 1885年 胡雪岩在孤寂潦倒中故去。

目 录

- 第 壹 话 > 不信风流能败家 / 001
- 第 貳 话 > 又娶媳妇又当官 / 029
- 第 叁 话 > 背靠大树好乘凉 / 049
- 第 肆 话 > 愿为一柱擎东南 / 073
- 第 伍 话 > 果然侯门深似海 / 089
- 第 陆 话 > 难忘绝命琵琶行 / 113
- 第 柒 话 > 岂爱林泉老此身 / 141
- 第 捌 话 > 触龙逆鳞捋虎须 / 165
- 第 玖 话 > 从今顶上是大红 / 185
- 第 拾 话 > 妙手要谋庆余堂 / 213
- 第拾壹话 > 十里洋场任纵横 / 245
- 第拾贰话 > 钦封四省收税官 / 281
- 第拾叁话 > 太后赏穿黄马褂 / 341
- 第拾肆话 > 禁城风雨袭东南 / 373
- 第拾伍话 > 当真无官一身轻 / 397
- 第拾陆话 > 都如云烟过眼无 / 413

第壹话

不信风流能败家



江南的春天，莺飞燕舞，桃红柳绿，处处是姹紫嫣红的景象。

在美丽的西子湖畔，垂柳依依，游人如织。

这工夫，游人中走来一位中年人。他中等个儿，长条脸儿，尖尖的下颏，浓眉，眉梢儿向上挑着，细长的眼睛，两只眸子亮而有神。他的鼻子又高又大，细看起来，你会发现他的鼻翼比一般人要大得多。他厚实的双唇上方，蓄着“一”字形整齐、漆黑的唇髭。此人身着黑色长袍，腰身笔直，走起路来昂首挺胸，步履轻捷，风度潇洒。

见前面不远处围着一群人，唧唧喳喳议论着什么，这位中年人也走近人群，放眼一看，见路边上跪着一对父女。

老头约有五十多岁，蓬乱的头发、长长的胡子乱七八糟地贴在脸上，脸色焦黄而肮脏，仿佛有半年都没洗过了。跪在老头身旁的少女，头上插有一根草标，却黑发如云。身上的衣服虽有多处擦着补丁，但洗得干净。她的头深深地低着，脸被散乱的黑发遮得严严实实，看不清楚长相如何。不过，从她摁在地上的又细又长的手指看来，也算是玉指纤纤。那露在外面的脖颈白皙细腻，在黑发的映衬下，更加引人注目。

从围观者的议论中，中年人方才得知，原来这是当爹的在卖女儿，要给瘫痪的老妻治病。

中年人知道事情的原委之后，当即分开众人，走上前去，朗声对父女说道：“你们为何不去胡庆余堂义诊？”

人群中有人随声附和道：“对啊，那里义诊施药，不收穷人的药费呀！你们为何不去？”

“庆余堂的老板胡大先生可是一个大善人啊！”说这话的是一个老头，中年人听

了，向他投以友善的一笑，赞赏地点头说：“老人家说得对，庆余堂从来不收穷人的药费，你们应去那里义诊。”中年人的话音刚落，有个年轻人突然指着他大声喊道：“喂呀！这不就是胡大先生么！”

围观的人们听了，都以惊愕的目光看着中年人，跪在地上的老头儿瞪着一双吃惊的眼睛，只顾看着眼前的“胡大先生”磕头，一句话也说不出。

这位胡大先生正是庆余堂的老板胡雪岩，今日难得偷闲，便到西湖来散心的。他见已经有人认出了他，便从容地站在人群中。看着跪在地上的父女俩低眉敛手无所适从的样子，胡雪岩反倒很过意不去，顿了半天，才想起来询问病人的情况。

可是，胡雪岩几次发问，老头儿始终摇头叹气，几次抬起头来像是要说话的样子，顿了一顿，最后又把话咽回去了。

一直在旁边焦急地看着父亲的少女，终于忍不住大声喊了起来：“爹，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吞吞吐吐……现在，趁着胡大先生就在这儿，你现在不说，还要挨到什么时候才说呀？你……你可知道，娘的病……拖不得呀！”

胡雪岩从挤进人群，一直没有仔细看过这家女儿，脑子里还是她那张被散乱头发遮住的不太清晰的面孔，经她这么一喊，胡雪岩便很自然地把头转过去，仔细地望着她。

哪里知道，这一看，立刻使他怦然心动！虽然这是一个初看上去不甚起眼的普通少女，又不施脂粉，不着丽衣，但是，认真端详之后，他却大吃一惊，不由得拍手称赞道：“啧啧！真是一株深谷的幽兰！”

看到胡雪岩两眼直勾勾地看着自己，那少女禁不住脸一红，怯生生地低声叫道：“胡大先生。”

胡雪岩这才意识到自己有些失态，随即顺口“啊”了一声，便又转过头来看着老头，正要问话，女孩已经“扑通”一声伏身跪下了，反把胡雪岩弄得慌乱起来，不知如何是好了。

那少女跪在地上，竟娇声婉转地说：“胡大先生在上，小女芙蓉给您叩头。”

她一边说着，一边连连地磕头，慌得胡雪岩忙不迭道：“喂呀！何必如此多礼？我胡某人何德何能，敢受姑娘如此大礼，快请起来……”

胡雪岩说着，便弯下腰伸手去拉女孩的胳膊，另一只手顺势握住了她的玉手，轻轻一捏，他立即觉得润滑细腻如羊脂一般，不由得又轻轻地捏了一下。然后转身对那个称赞自己是“大善人”的老头道：“老先生，您认得去庆余堂药店的路么？”

“认得，认得，老朽认得胡大先生的庆余堂药店，胡大先生有何吩咐？”

“胡某麻烦老先生走一趟，请你雇辆马车送他们父女到庆余堂药店去义诊，我胡某随后就到。”说罢，顺手从衣袋里摸出两只元宝塞到那老头手里，又转向围观的人群抬手说道：“胡某开办的庆余堂药店一向义诊，无偿送药，这已是遐迩闻名，全赖乡亲们扶持了！”



胡雪岩说罢，又向父女俩叮嘱几句，便与众人再三抱拳，沿着苏堤快步走去。

这父女俩本是住在西湖边上狮子胡同的一户人家，老头姓向，往日以卖茴香豆为生。去年冬天，向老头被大雨淋病了，心火上升，又转成了伤寒。幸亏到胡庆余堂药店义诊，方才痊愈。可是半年没有生意，欠下了八十两银子的高利债。偏偏祸不单行，向老头的病刚好，老婆子却因劳累过度，又患上了风瘫症，卧床不起。一个游乡郎中替她开了一个药方，其中有穿山甲、人参、珍珠等贵重药物，但是哪来钱买药呢！女儿芙蓉自小聪明伶俐，今年十六岁，已长成如花似玉的大姑娘。眼看着讨债人上门逼债，母亲又卧病在床，她心急如焚，便决意卖身还债救母。父女俩在西湖边上连续跪了三天，同情的人不少，可就是没有人帮他们。未料这第四天来了个活菩萨胡雪岩，真是他们的幸运。

当芙蓉和她父亲被送到胡庆余堂时，老骆从伙计手里接过那张药方一看，不禁皱起了眉头，心中犯起了嘀咕：“好家伙！老山人参一支、鹿茸一段、晾干的穿山甲一条，还有珍珠十颗……”

老骆抬起头来，看着伙计问道：“你问过没有，他付得起这药费吗？”

伙计摇了摇头，答道：“没有来得及问，那取药人催得可紧了！”

骆经理向伙计瞪一眼说道：“那怎么行？这一剂药非同寻常，药费不下百两银子，不在义诊之列，岂可无偿送药？去，向那取药人说清楚！”

正在这时，店里一片吵嚷之声传了过来：“我们来了半个时辰，为何不给拿药？”

老骆听了，便随着伙计走出来，远远望见一个老头子站在药店门前，扯着嗓门叫嚷道：“你们不按时拿药，耽误了病人，可要负责任啊！”

老骆抢前两步来到柜台前，对那老头儿劈头就道：“你嚷什么？这……这……”他左手拿着那张药方，右手食指指着药方上面的药名，毫不客气地质问道：“你算过没有？这，这剂药的药费，你能付起么？”

那老头儿听了，竟毫不示弱，也大声回道：“付什么药费，你们庆余堂不是广开义诊，无偿送药吗？”

“哈哈……”老骆与店里的伙计们听了，一齐纵声大笑起来，老头被笑得莫名其妙，反而理直气壮地冲着老骆喊道：“难道你们的义诊是假的？不……不是无偿送药吗？”

老骆只好走上前去，耐心向老头解释：“我们胡庆余堂药店广开义诊是真的，为穷苦人送药也是无偿的。但是，你这药方上的用药尽是珍贵名药，药费太高，早已超出义诊范围，这，这……实在抱歉，这剂药费只好你们自付了！”

听了这话，那个老头儿像泄了气的皮球一样，头一摇，手一摆，苦笑着说：“难道连大善人胡大先生也会骗人？”

话刚说到这儿，忽听门口有人朗声问道：“谁在说我胡某骗人？我胡某可从来是

说话算数，一言九鼎的呀！”

伙计们一片声地欢呼：“胡大先生回来了！”

胡雪岩嘴里应着，抬头向老头问道：“药拿到没有？”

未等那老头回话，老骆急忙抢着答道：“胡大先生，这药方上的名贵药太多，费用太高，若是无偿送药，店里恐怕难以承受，还是……”

“还是什么？”胡雪岩脸色一变，忍住气责怪道，“胡庆余堂的义诊，就是义诊！对穷苦百姓的无偿送药，就是无偿送药！要说到做到，不能言而无信！”

“只是……只是这药单上的名药太多，药费过高，比如……”

胡雪岩打断老骆的话，面对着越来越多的围观人群，铮铮有声地说道：“那太好了！药方上的名药愈多，就愈能表现我们胡庆余堂的气派，也就更能让世人看清楚我胡某人广开义诊的真诚！”

门外的人群中马上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，有人大声叫道：

“胡大先生仗义疏财，是救世济民的活菩萨！”

“胡庆余堂广开义诊，无偿送药，胡大先生流芳百世！”

这功夫，老骆已经把药方拿到柜台上，让伙计们抓药了。胡雪岩一边与向家父女说话，一边吩咐伙计道：“快去备马车，送我到狮子胡同去！”

温暖的阳光普照着葱绿的大地，江南的春天来得更早，处处洋溢着春的气息。

这时候，两辆马车从胡庆余堂药店门前出发，奔驰在元宝街上。不一会工夫，马车驰进狮子胡同，在一家草屋门前停下。

向家父女从第一辆马车上跳下来，急忙来到第二辆马车前，恭恭敬敬地说道：“请胡大先生下车！”

胡雪岩下车，抬头看了看近午的太阳，转脸对着赶车的伙计吩咐说：“快去一江村饭馆定一桌酒菜，让他们送到这儿来！”

等伙计走后，胡雪岩这才伸手拉住芙蓉的手，望着草屋旁边的荷塘，夸赞道：“好地方！屋舍傍着莲花，你这‘芙蓉’真是名副其实了！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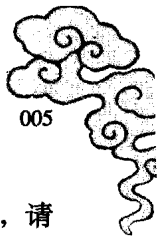
一句话把芙蓉说得脸一红，头一低，那种羞答答的样子，更添了几分妩媚，胡雪岩不由得把她的手握得更紧了。

走进草屋，芙蓉怯生生地说道：“胡大先生，让小女去换件衣服，再来伺候您！”

胡雪岩这才放开她的手，连声说：“好的，好的，你去吧！”

向老头毕恭毕敬地站在胡雪岩面前，低声下气地说道：“感谢胡大先生无偿地送药给我们，又亲自来到我这草屋里，这样看得起我们，您的恩情真是天高地厚……”

胡雪岩听了，满不在乎地说：“这算什么，我胡某多年来一直以济困扶危为己任，从不把金钱名利放在眼里，些须小事，何足挂齿！”



片刻功夫，已有伙计把饭菜送来了。胡雪岩对向老头道：“酒菜已经备齐了，请芙蓉姑娘一起来吃饭吧！”

向老头赶忙应了一声，便走进里屋去了。

不久，芙蓉换了一身半新的衣服，走了出来，红着脸说道：“胡大先生，您老人家送药，还送酒菜，又亲自来到我们家，这样的恩情真是比天高、比地厚。”说到这里，芙蓉跪倒在胡雪岩面前，连连磕了几个头，激动地流着泪道：“小女芙蓉今生今世，做牛做马也要报答您老人家的恩情！”

说着，她又要叩头，被胡雪岩伸手扶起来，拉她坐在自己旁边，亲切地对她说：“不必多礼，不要言谢，我只要你坐在这里陪我喝酒、说话就行了。”说罢，胡雪岩拿起酒壶，斟了一杯酒，放在芙蓉面前，微笑道：“来，喝了这杯酒，我有话跟你说。”

芙蓉吓得连连摇头，红着脸说：“芙蓉自出娘胎长到十六岁，还从未喝过一滴酒，您就饶了我吧！”

胡雪岩看着她那娇憨的样子，道：“是啊，你未喝过酒，不等于不会喝酒，你就尝一口嘛！”说着，胡雪岩伸手端起那杯酒，放到芙蓉手里，催着她说：“喝吧，不就是一杯酒吗，有什么难的？”

芙蓉听了，不好再推辞，只得端起那杯酒，放到嘴边，轻轻地抿了一小口。正要下咽，只觉得那酒味又辣、又苦、又涩，鼻子一酸，竟一呛，全吐出来了，反喷了胡雪岩一身。吓得芙蓉急忙掏出手绢，也顾不得去擦自己嘴上的酒水，手忙脚乱地扑到胡雪岩身前，为他擦酒水，口中不停地责怪自己道：“我真该死！”

胡雪岩见她又急又怕，脸涨得绯红，禁不住怜香惜玉起来，见向老头不在跟前，便顺手一拉，将她拥入自己的怀中。芙蓉倒在胡雪岩的怀里，一时激动得泪水涟涟：“芙蓉本是一个穷家女孩，有何德何能蒙受胡大先生这般恩惠？这让我如何报答？我……我……”说到这里，她不禁呜呜地低声啜泣起来。

胡雪岩见她两肩耸动，满脸的泪痕，真是梨花带雨，别有一番风韵，不由得用手帕替她擦去泪水，忍不住俯下头去，在她的面颊上吻着。

就在这时，门外有人高声喊道：“胡大先生！”胡雪岩听了，身子不觉一震，猛然转过头去，向门外一看，见是随从阿宝，顺口问道：“什么事？”

“上海阜康银号派人来说，左宗棠大人近日到达上海。”

此时，芙蓉早已挣脱胡雪岩的怀抱，涨红了脸，低着头站在一边，两手不停地绞着手帕。

胡雪岩看着芙蓉正要说话，忽然瞥见向老头从里屋出来，心想刚才的那一幕这老头儿不会看不见吧！于是，不待老头儿开口便说道：“老人家，这宅子的风水很好，只是屋子太旧了，住不得。我给你五百两银子先用着，把旧房子推倒，盖一座两层小楼，一定要面对荷塘。不然，怎么配得上你们家这位如花似玉的芙蓉姑娘呢？”

说完，胡雪岩站了起来，拉住芙蓉的手，握了握，又对着向老头说：“最好两个月内完工，银子若是不够用，你可以去胡庆余堂讨要！”

向老头听了，连声应答：“感谢胡大先生的厚爱，老朽终生不忘你对向家的大恩大德！”向老头的话胡雪岩没有听进去多少，便将一张五百两的银票交到芙蓉手里，然后两眼定定地盯着芙蓉，说道：“好好养息身子，两个月后我来你的望荷楼上喝酒，你可要好好陪我哟！”

芙蓉听了，用力地点了点头。只见她满脸绯红，两眼含泪，咬着下唇，拼命不让泪水流下来。胡雪岩对她的种种爱抚，使这个情窦初开的少女又惊、又怕、又喜、又羞，激情的潮水将她推到风口浪尖之上。可是，胡雪岩又要离她而去，走得如此突然，她纯洁的心里，像是忽然打翻了五味瓶，顷刻之间，甜酸苦辣咸的滋味，一齐袭上心头。

胡雪岩上车前，转过身来，向芙蓉挥了挥手，又深情地重复道：“等着我，两个月后我要你陪着我喝酒！”

芙蓉听后，也挥了挥手，点了点头。她记住了他的话。

胡雪岩坐在奔驰的马车上，早已把刚才的事抛到九霄云外去了。在这位胡大先生的身边，大家闺秀、小家碧玉、十里洋场上的摩登女郎、歌舞风尘中的红妓……什么样的女人他未经历过？何况此时正有重要的事情要办，哪能让女人分散了精力，耽误了大事？

一想到左宗棠，胡雪岩的心中立刻产生一种充实的感觉。如果没有左大人这座靠山，胡雪岩哪里会有遍设全国各省及京师的阜康钱庄和银号？哪里会有胡庆余堂的遐迩闻名和无偿义诊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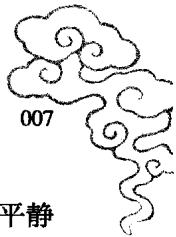
如今的胡雪岩，既是长袖善舞的大富商，又是官场中非同小可的顶着布政使衔的候补道员，在东南一带已是赫赫有名。更为重要的是，由于左宗棠的器重和提拔，胡雪岩不仅戴上了红顶子，赏穿黄马褂，而且在他那豪华的住宅中还高悬着太后和皇上的御笔墨宝。因此他又有一个“红顶商人”的雅号。

滴水之恩，当涌泉相报。这次左宗棠到上海来，胡雪岩准备隆重欢迎，盛情接待。

胡雪岩正这样想着，突然，他一拍脑门，禁不住大声惊叫道：“啊呀！我差点儿忘记了，下个月的今天正是王有龄大人的祭日！”

若论胡雪岩的恩人，王有龄倒应该是第一个！没有这位浙江巡抚的赏识与相助，胡雪岩至今仍不过是钱铺里的小伙计！想当年，战火连绵，洪秀全的太平军自南向北，凡兵锋所指，清军皆望风而逃，那时的杭州城里到处是一片混乱……

胡雪岩出生在安徽绩溪，本名叫胡光墉，“雪岩”是他的字，可是他的字比他的名流传得更广，许多人都只知其字，不知其名，因此都称他“胡雪岩”。



胡雪岩的父亲叫胡本印，擅长手工制香，凭着这项技艺，一家人过着宽裕而平静的生活。胡雪岩的母亲冯氏颇有几分姿色，不幸被当地一个恶霸看中，并多次上门调戏。胡本印怯于恶霸的权势，被逼领着娇妻幼子，连夜逃离故土，投奔了在杭州做生意的表兄王绍清。

王绍清在杭州元宝街上开了一家钱庄，字号“泰昌”，也算是杭州城里小有名气的人物。他在自家的宅院里独辟一个小院，让胡本印一家居住。胡本印也没有再继续制香、卖香，而是到王绍清的钱庄做了伙计。

俗话说，“画虎画皮难画骨，知人知面不知心”。王绍清肯收留胡本印一家，原来也是看上了冯氏的美色，意欲图谋不轨。

有一天，王绍清派胡本印出去收账，他却溜进胡本印的小院，强行奸污了冯氏。胡本印回来以后，见冯氏衣衫不整地躺在床上饮泣，再三询问，方知此事。胡本印一听，气得大叫一声“我胡某前门拒虎，后门进狼，真是在劫难逃啊”，喊罢血气上涌，直冲脑门，往后一倒，中风不语了。三个月以后，胡本印竟抛妻别子，撒手人寰。那时，冯氏二十八岁，胡雪岩才三岁半，真是孤儿寡母。

王绍清见表弟已死，一面对冯氏百依百顺，夜夜出入她的小院，俨然夫妻一般；一面对胡雪岩关怀备至，并送他入私塾读书。王绍清的结发妻子方氏眼见王绍清与冯氏关系暧昧，心里窝着一团火，只是害怕那一纸休书，不得不忍气吞声，咽下这一颗又酸又涩的苦果，寂寞地与瑾儿相依为命。

瑾儿虽然和方氏相依为命，但却不是方氏亲生的。原来王绍清与方氏一直没能生育子女，便领养了一个女儿，就是这位瑾儿姑娘。瑾儿自小就对冯氏和胡雪岩恨得咬牙切齿，在她看来，是冯氏和胡雪岩鸠占鹊巢，夺去王绍清，使她们母女受到冷落。

时光如流水一样，年复一年地过去，胡雪岩在私塾里读了七年多的书，长成一个英俊潇洒的小伙子。也许是出身与环境的影响吧，胡雪岩对科举功名不感兴趣，对经商之道却极具热情。他经常自我标榜说：“我要学习越国的范蠡，去经商理财，做一个当代的陶朱公！”他更多次扬言：“将来我要做人的生意，我要像秦朝的吕不韦那样，经营‘奇货’，做亦官亦商的大生意！”

平日，胡雪岩广交朋友，济困扶危，从不把金钱放在眼里。由于他花钱如流水，经常遭到王绍清的责怪。每当此时，胡雪岩总是以鄙视的口吻说：“我做的是大生意，将能得到一本万利！”

王绍清听了，无可奈何地摇头苦笑：“我大半生经营的这万贯家财，一定要败在你的手里了！”

胡雪岩却不动声色地说：“这万贯家财算什么？将来，我的家财一定会超过你的十倍、百倍以上。”

王绍清听了，以为他在说大话，发狂语，只好独自到一边叹气去了。

道光三十年十二月十日，由洪秀全、杨秀清等领导的太平军在广西桂平金田村起义，其势如星火燎原，顷刻震动了中国大地。

咸丰十一年底，太平军已攻进了浙江，当时除杭州、温州与湖州还在朝廷手中外，其余地区全被太平军占领。在这之前半年，王有龄奉旨到杭州任巡抚，由于杭州城被太平军四面包围，道路阻梗，物资匮乏，尤其是城内缺粮严重。不仅城内百姓无粮，连守城士兵的吃饭也成了问题。

一天，胡雪岩从朋友处宴罢归来，远远地听到泰昌钱庄里人声吵嚷，便加快脚步赶过去查看。见有一个将领模样的人正说道：“这是巡抚大人亲笔写的借据，并且加盖了巡抚衙门的红头大印，借白银五千两。快取银子给我们！”

胡雪岩听了，心下一惊！正思索着，忽然间又一个士兵催促道：“快呀！你们收了借据，快付银子啊！”

这时，钱庄的年长伙计何成强解释道：“军爷请息怒，我们这几个全都是伙计，没有这么大的权力。五千两银子，数目这么大，只有老板他……才能批准，请……”

“老子日日夜夜替你们守城，跟太平军打仗，你们有银子不借，是想留给太平军吗？”那位将领吼骂道。

接着，士兵们也乱纷纷地催促：“快！快付银子吧！不然的话，我们可要自己动手了……”

钱庄里的伙计们齐声哀求道：“军爷，军爷，不能啊！”

后面又是士兵们的一片吵嚷声，叫骂声。听到这里，胡雪岩头一昂，大步跨进了门内，神情严峻地说：“这里是钱庄，不是吵闹的地方，有话好好说嘛！”

伙计们听了，都很惊诧，士兵们也止住了叫骂。

那位将领看着胡雪岩，厉声问道：“你是什么人？”

胡雪岩平静地回答：“鄙人正是本钱庄的老板胡雪岩。”

何成强等伙计们一听，都吃惊地望着胡雪岩。

那位将领急步走到他面前，说道：“胡老板！在下奉巡抚大人之命，前来贵庄借白银五千两，待朝廷的饷银一到，连本带息，如数奉还。”说完，双手把借据送到胡雪岩的手里，并恭恭敬敬地说道：“这是借据，请胡老板过目。”

胡雪岩接过借据，认真地看着，说：“哟，还有巡抚衙门的印章呢！”

那位将领忙道：“只要凭着这张借据，等朝廷饷银一到，就可以领到银子，王巡抚可是言而有信的人！”

胡雪岩听了，连连点头，吩咐何成强：“开库，付银一万两！”

何成强与众伙计一听，都惊得目瞪口呆。过了好一会儿，何成强才嗫嚅着道：“胡大少爷！这……这可不能……开玩笑啊！”

未等胡雪岩答话，那位将领也吃惊地问：“请问胡老板，你真的要借给我们一万



两银子吗？”

“这还能说着玩的？你再给我一张五千银子的借据吧！今天若是不方便，以后给也行。”

“有，有，这里就有！”那位将领马上又把一张五千两银子的借据送到胡雪岩手里，并笑道：“胡老板办事，真是爽快！”

胡雪岩仰起头来，哈哈大笑几声，侃侃而谈：“将士们效命城头，拼命杀敌，真是劳苦功高，德安民心！我们理当有力出力，有钱出钱，这是责无旁贷的事情。何况王大人为官清正，言出必行，敝庄借些银子，尽点微薄之力，深感荣幸！”说完，他扭过头来，向何成强等众伙计递个眼色，果断地说道：“现在就去开库，付银一万两！”

何成强等只得打开银库，往外搬银子。正当那些士兵高高兴兴地将白花花的银子装上车，准备运走时，忽听门口有人声嘶力竭地大叫：“看谁敢把老子的银子拿走？”

众人都吃惊地向门口看去，只见钱庄老板王绍清像一头发怒的雄狮，脸色血红，嘴里喘着粗气，两眼喷着火光，直勾勾地盯着士兵手中的银子，像疯了一样猛扑过去！

何成强急忙上前劝道：“老板！别急呀……”话未说完，便被王绍清撞个仰面朝天，躺在地。一见这阵势，那位将领抢步上前，“刷”地一声抽出大刀，拦住他，警告道：“再动就要人头落地了！”

王绍清睨了一眼那明晃的钢刀，毫不畏惧地用胸脯顶了过去。他一把抓住士兵手中的银袋，直着嗓子拼命叫道：“要提走银子，就先把我杀了！”

此时，何成强已经站了起来，上前劝道：“老板，这银子是巡抚大人借的。这是巡抚大人的亲笔借据……”

王绍清一手紧抓银袋，一手挥舞着那张借据，吼叫着喝道：“你！你何成强的胆子比……比天大！敢借一万两银子给他们？”

“老板，这哪是我做的主啊？是……是由他，大少爷批准的呀！”王绍清一听，立刻像泄了气的皮球一样，紧抓银袋的手一松，一屁股跌坐在地上，哭道：“我这辈子作了什么孽啊！我这个家注定是要败在这个小畜生手里了！我……我……”

他一边歇斯底里地哭叫，一边瞪着胡雪岩大骂：“你这个吃里扒外的畜生，我把你养大了，你就是这样报答我的？啊？”

胡雪岩听了，仍然不紧不慢地说：“其实，这是我替你老人家做的一笔大生意，将有一本万利的回报，你应该感谢我才对！”

王绍清听了，如火上添了油似的，一蹦三尺高地叫骂道：“你糟蹋了我一万两银子，我还得感激你？这，这叫我如何说起！”

此时，那位将领便向士兵们使个眼色，转身对胡雪岩道：“胡老板！多谢了，后会有期。”说完，领着士兵，拉着银子径自走了。

王绍清望着他们的背影，火冒三丈地叫道：“啊？‘胡老板’？他是老板，那我呢？”

他一口气堵在心里，眼前闪出万朵金花，头一晕，身子向后倒去，紧接着他迷迷

糊糊地只觉得脑后一阵剧烈疼痛，便什么也不知道了……

不知过了多久，王绍清才睁开眼睛，却只见到瑾儿模糊的面孔，一伤心，随即又昏了过去。瑾儿一边流着热泪，一边用手帕擦去王绍清脑后伤口上的血迹。原来王绍清跌倒时，后脑勺正撞在一块石头尖上，撞出一个伤口。

看到王绍清又昏迷过去，瑾儿伏在他身上，不停地喊：“爹，你醒醒……”

在瑾儿的一声声哭叫声中，王绍清终于苏醒过来，他努力睁开双眼，颤动着嘴唇，费劲地向瑾儿问道：“雪……雪岩呢，快叫……叫雪岩来！”

瑾儿听了，面露不悦：“爹！是他害了你，你还叫他来做什么！”

王绍清舔舔干涩的嘴唇，看了女儿一眼，又慢慢对她说：“孩子，你……你不懂。快去，去把雪岩喊来，我有话……要告……告诉他！”

瑾儿本不想去找雪岩，但是王绍清坚持要见胡雪岩。

瑾儿还要坚持，但见父亲两眼一闭，又昏迷过去了。

正当瑾儿一声又一声地哭叫时，胡雪岩大步流星地跑来了。瑾儿一见，狠狠地瞪了他一眼。

过了许久，王绍清又慢慢睁开眼睛，望着胡雪岩，有气无力断断续续地说：“好……好雪岩，你……终于来了，我怕不行了……钱庄，钱庄就交给你了。还……还有，我要你……娶瑾儿……”

话音未落，瑾儿便大声叫嚷：“爹！我不要嫁给他，我不能嫁给一个没良心的人！”

王绍清使劲地摇了摇头，还想说话，却再也说不出来了，将头向旁边一歪，死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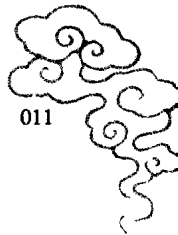
胡雪岩也早已泪流满面，看着死去的王绍清，听着瑾儿那撕心裂肺般的哭叫，联想到往日这个表大爷对自己的好处，不由得愧悔交加，又是捶胸，又是顿足，大加恸哭起来。

瑾儿见他那样，却立刻圆睁着杏眼，责骂道：“好你个没良心的，是你气死了我爹，你，你到底安的是什么心啊！”

胡雪岩听了，仍然大声地哭着。瑾儿更加恼恨，她越看越气，突然疯了一般扑上前，双手劈头盖脸地打起胡雪岩来。起初，胡雪岩双手抱住头，任凭她打着。后来见瑾儿累得娇喘吁吁的，胡雪岩不禁心生怜惜，两臂一伸，把瑾儿一下子揽入怀中，紧紧地搂在胸前，使她动弹不得了。瑾儿也真的累了，便顺势伏在胡雪岩的胸脯上，抽抽搭搭地哭着，不一会儿，竟迷迷糊糊地睡着了。

胡雪岩只好轻轻地把她托起来，放到里屋的床上，然后去找人商量办理王绍清的丧事。

当天晚上，胡雪岩躺在床上，想起白天发生的事，心里久久不能平静。不过，总算平安地过去了，经历了这一连串事件，胡雪岩变得成熟多了，他在心里暗暗地想道：



从此以后，我胡雪岩真正变成泰昌钱庄的“胡老板”了。

半月后的一天，胡雪岩正在钱庄与伙计说话，上次来借银子的那位将领走了进来，胡雪岩急忙相迎。

落座之后，那位将领道：“胡老板为人豪爽，令人钦佩，今日路过贵庄，特来一叙。”

胡雪岩一听，道：“前次将爷前来，只是匆匆一晤，不遑问及贵姓大名，实在有失恭敬。”

那将领微笑着说：“在下姓赵，名兴桂，河南商丘人，在王大人麾下做事已八年多了。”

胡雪岩又问道：“听说王大人在来浙江前，原在苏州藩台任职，并留下显赫的政绩。”

赵兴桂道：“王大人为官清廉，在苏州三年做了许多好事。”

两人说着话，不觉已至中午，赵兴桂起身告辞，胡雪岩当即挽留：“赵将军难得来一次，哪有走的道理，一江村酒店离此不远，我们到那里一边喝酒，一边谈心，岂不更好？”

赵兴桂见胡雪岩热情慷慨，也就答应了：“胡老板如此客气，我只有恭敬不如从命了。”

两人遂携手进入酒店。言谈之间，十分投机，自此之后，他们成为无话不谈的莫逆之交。

一天傍晚，赵兴桂领着一个中年人来到泰昌钱庄，向胡雪岩道：“这位乃是本省巡抚王大人！”

胡雪岩急忙跪倒，纳头便拜。何成强等伙计也都赶忙跪下磕头。

巡抚王有龄微微一点头，笑道：“各位请起！本官今日到此，一是来拜访慷慨豪爽的胡雪岩老板，二是归还前次的借银，三是烦请胡老板办一件事。”

胡雪岩、何成强等听了王大人的话，真是又惊又喜，万万没有想到，借去的一万两银子会归还得这么快。

胡雪岩一面让何成强为王大人沏茶，一面谦逊地说道：“我胡雪岩不过是一介商人，怎敢有劳大人前来看望，真是受之有愧！至于所借银两，大人也不必挂在心上，何须归还得这么快！”

王有龄笑道：“难怪有人说胡老板乃侠肝义胆之人，真是百闻不如一见！前借银两时间虽不长，不过朝廷的饷银已经发下来了，泰昌乃胡老板私家银号，本官虽然为民办事，也不能因公害私。”

胡雪岩听了，施了一礼，言道：“王大人在上，雪岩还有一句话奉告。”

“胡老板请讲。”

“那一万两银子算是泰昌钱庄慰劳城内守军的一点心意，务望大人接受。”说完，胡雪岩把那一万两银子的借据放在王有龄面前。